



专刊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YUNNAN GUIZHOU XINHAIGEMING ZILIAO

本书收集云南和贵州两省辛亥革命的资料。所辑之资料一为当时人的回忆录和当时人从事革命活动的材料，一为其他尚未发表过的旧资料。本书为研究辛亥革命的印本，可为研究辛亥革命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专刊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YUNNAN GUIZHOU XINHAIGEMING ZILIAO

本书收集云南和贵州两省有关辛亥革命的
资料。所辑之资料一为原始文件，一为
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当时人的日记，其他尚
有一部分为未发表过的旧稿本及流传较少
的印本，可为研究辛亥革命史者之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中国书店出版单位
知识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收集云南和贵州两省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所选辑之资料一为原始文件，一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当时人的日记，其他尚有一部分为未发表过的旧稿本及流传较少的印本，可为研究辛亥革命史者之参考。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653-7

I. ①云… II. ①中…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云南省
②辛亥革命—史料—贵州省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5017 号

近代史资料专刊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25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268 千字

ISBN 978-7-5130-1653-7/K·151(4514)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8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3.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1954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120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1954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1840~1949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20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1957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

《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198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50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庚子纪事》，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8 年再版。
- 《杨儒庚幸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
-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以上凡 22 种 25 册，约 1000 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

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年9月

编辑说明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贵州先后响应。但这两个省的革命路径截然不同。作为最先响应武昌革命的云南省，在蔡锷和同盟会的共同领导下，由新军和云南讲武堂学生组成的革命武装向清朝旧势力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付出了沉重代价，赶跑了旧势力，改变了政权，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与之相反，贵州辛亥革命，是在自治学社领导的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等革命派的强大压力下，地方旧势力主动交出政权下宣告成功的。但由于自治党人在革命后向保守的宪政派妥协，因此贵州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惨遭杀害。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云南、贵州辛亥革命的资料非常缺乏。本书选辑的资料，一为原始文件，如《云南警告》、《云南留日本同志檄国内反对清政府借外兵文》、《贵州血泪通知书》和《袁世凯之祸黔》等；一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当时人的日记，如《辛亥贵州革命纪略》、《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宦滇日记》等；一为未发表的旧稿本，如《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和《续云南通志长编》等。资料作者身份各异，有革命党人，有清朝官吏，有其他人士，各就见闻记录，认识均不一致，所记内容互有出入。本书以提供原始资料目的，故均不做改动。至于各篇所记人名有异同，一般也未改动，仅就错讹的字句加以校勘，其太空泛和太繁琐的字句，略加节略。

本书初版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贵州部分史料

由当时的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提供；云南部分由李根源先生及各方协助搜集而来。本次再版，仅对全书重新进行了编辑校订，改正了初版中的错讹之处。由于编辑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2012年12月

目 录

云南警告	云南留越学生 (1)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	素庵适生 (11)
辛亥革命文献四种	陆大声 整理 (17)
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	李鸿祥 口述 吴继政 记录 (33)
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	孙璞辑 (39)
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	周钟岳辑 (43)
张文光光复腾越记	(57)
大理狱中供词	祝宗莹 (59)
蔡锷致李根源电稿	蔡锷 (61)
张文光致李根源电稿	张文光 (69)
迤西各属光复记	由云龙 (72)
宦滇日记 (选录)	崇谦记 宝铎注 (78)
云南辛亥革命长编	(92)
云南辛亥革命参加者列传	(115)
辛亥贵州革命纪略	黄济舟 (138)
贵州辛亥革命散记	吴雪俦 胡刚 (166)
贵州光复纪实	杨昌铭 (190)
贵州起义首功黄泽霖被害略述	黄烈诚 (201)
贵州血泪通告书	周培艺等辑 (203)
黔人乞救书	徐龙骧 (214)

为刘显世等惨杀黔人上参议院书	张友栋等 整理 (217)
布告同胞启	鲁 瀛 (222)
先烈钟山玉先生事略	钟全林 (226)
贵州革命先烈事略	平 刚 (230)
贵州政局的回忆	韩祉章 (269)

云南警告

云南留越学生

编者按：本书原为新闻纸铅印本，绪言三页，正文十六页，云南留越学生编印，出版时、地均不详。书中主要叙述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号召人民进行反帝斗争，为辛亥前云南人民进行革命运动的原始文件之一。

绪 言

某等南游经年矣。日睹强邻气焰，亡国惨情；北望乡关，祸在眉睫，安南恶剧，行演于吾人最亲最爱之邦。午夜焦思，且痛且骇，且愕且惧。窃忆以父老伯叔兄弟膏血，凑集巨款，遣派来兹；虽学无寸长，敢不以亲见身历者为我父老伯叔兄弟告，共筹一救亡策乎。屡欲叙越南亡国历史及法人治越情形，与滇对照，而为吾滇前途现一幅活影；因听讲鲜暇，迟迟不果。迺来法人谋滇日亟，其欲灭我而朝食之心，环球共见；吾国留法学生陈篆特译法人游滇记序，上告政府。某等得而读之，举疾首蹙额相告曰：呜呼！法人谋滇之手段，果如是其急且迫哉。是书也，不可不使我父老伯叔兄弟各手一册，以确见法人谋滇之急；而又不可不证以某等近见，以确见法人谋滇之真。不然，陈君上政务处书前留东同乡已寄告我父老伯叔兄弟矣，而乌用是喋喋为哉。盖某等之所以复为是者，有三苦心：

一恐父老不信法人谋滇之急而不急发热诚，致蹈安南亡国复辙；
二恐父老既信法人谋滇之急，而不善用热诚，或出于野蛮暴动，以自速灭亡；

三恐父老既容纳某等之言，而知善用热诚，然有时又存苟安心，存推诿心，终不能不爱钱不惜死之志，以救危亡。

此三者，诚至急至要之问题，我父老尤不可不触目惊心。某等用是先录陈君一书，后及某等意见，集资付印，以广流传。所愿我最亲爱最有热诚之父老伯叔兄弟，勿以某等真切之言为轻躁喜事，而藐然视之。尤愿勿以某等区区微忱为空谈救国，而漠然置之。如能采择实行，富者出其资，贫者竭其力，激发爱国热诚，共救桑梓危局，不数年后，吾滇其起死回生乎，是则某等所歌颂我父老伯叔兄弟之功于不朽也。爰缀数言于简端，以志缘起。

法国留学生陈篆上政务处王大臣书论法人窥伺云南事

并译法人原序

2

法人经营云南，已有年所。自光绪念九年三月初十日云南铁路合同定议后，法人之前往云南者络绎于途。自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起，因摩洛哥之事，与德颇有齟齬，于是专派从前经营斐洲阿尔赛属地之经理人员工程师百数十人、巴黎东文学堂学生念余人，前赴云南。近巴黎新出一书，名为《云南游历记》，系法人古德孟（Courtel - Lemont）所著。查光绪念七年今法国下议院首领都墨君（Doumer）任越南巡抚时，曾派该法员密游云南全省，查察形势，详绘地图，经年返国。今年夏间，《云南游历记》始出版。生近购而读之，观其筹画一切，深知法人之用心在必得云南而后已。生谨将原序译呈。序曰：

就日俄交战之风潮观之，令吾法人不得不留心于越南领土矣。吾人向不以东方政策为意，至此亦叹日本之勃兴，以验黄祸之不旋踵。盖其兵力实足令人惊且骇矣。越南防守诚为今日不可稍缓之问题。吾国之留心时事者，各贡一见，或谓当放弃东方而经营斐洲，或谓当以越南全土与他国易一易于防守之地，然所可与易者为何国，所当易者为何地，则非鄙人所敢思议矣。政界中人咸莫能决，其洞悉东方情形

者，固已早有成见，且将来必遂其素志矣。然则将吾昔日游历云南及所调查一切编成一书，以饷当世，今正其时矣。吾之政策，当割取云南全省，然后方足以保越南。吾以吾书付手民，盖欲读者知云南之价值及其物产地理，以备指南。

吾法人足迹履越南，迄今四十五年矣，无日不惴惴焉以扩充势力保守长久为念。就今日之情形观之，其实有大谬不然者。

保守属地犹之培植树木焉，灌之溉之，不惜资本，使其有磐石之安，当先使其根盘错远土，达于甘泉。其未经开化之地，而又富有蕴积者，此正吾欧人所谓为甘泉，取之以培吾树木者也。英人之得印度，亦主斯义。于是陆续经营，卒至占领印度全土而后已。越南地势攻易守难，如以一军由云南南下，一军由海口进攻，一军由安南中断，海陆并攻，则越南首尾不能相顾。云南直据上流，形如天堑，若得云南，乃可厚积兵力，以保越南全土。

英人之经营东方，亦不肯稍有疏忽。吾法得越南时，英人亦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占据缅甸，以为吾法之抵力；今且侵及西藏一带，不转瞬间亦将注目于云南全省矣。不仅此也，中国近年以来亦渐自清醒。吾法于越南之政策，至于今日，实为不可稍缓之日矣。

攻守形势之外，云南之气候温和，尤似法国南境，于法人尤为相宜。其矿田之富，物产之饶，较诸越南，奚啻霄壤。借沃壤之余，以养瘠地之不足，此云南所以不独为越南之屏藩，而且为越南之仓库矣。美哉！云南也。

以异常殷富之物产，以生吾法人无穷希望之心，此云南铁路之成，所以可为吾法贺也。

俄之欲得满洲也，非其土地也，非其物产也，盖欲借满洲大陆以达于东方口岸，以为他日发达之计。德于山东也则不然，其矿产之富，早已动德人之心。然山东近于日本，而远于德国，颇难自守。中国自强之日殆将不远矣，一旦自奋，则华人将不复为吾欧美之鱼肉。不仅此也，彼且将收回已割之地为自养之计，此吾所敢预料也。如不幸而吾言果中，则中国政府必自山东入手，而德人之足迹将不复存于胶州矣。

至吾之越南，又非可同日而语。盖越南民智远不及中国内地居

民，且久蒙吾和平之教养，当彼从前隶中国时被压于苛虐政府之下，鞭扑刑戮靡所勿至。一旦吾法加以复翼之恩，越南之民怀德既久，当自知所择矣。

兹当日本新役之后，财力空乏，休养为先，不能他顾。诚为吾法经营云南绝美之好机会。吾望他日火车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于云南全省。吾尤望云南铁路告成之日，能在日本休养未足之先，则席卷云南，如探囊取物矣。

全书共二百九十五页，并附云南地图一张。生业览毕，因课务吃紧，不能备译。且作书者不准他国重译。书中所载，于云南地理物产最详。生细揣法人政策，将来必借保护铁路为词，以越南之兵移驻云南，以施权力，其患即在眉睫。生一得之愚，不敢自安缄默，伏求我政府大臣防患未然；而先发制人，尤为今日救亡之要策。刻间铁路已在蒙自一带开工，我政府自当于铁路未成之先，先以保护铁路为亟，派南北洋洋操兵二万人，常驻滇越交界之地，并蒙自一带，以厚兵力。则法人他日即欲派兵亦难借口。一面在云南本省赶练新军二万人，为随时遣驻各段铁路之用。此举名正义顺，不独为预防后患之计，且可借以弹压土匪，免生事端，亦我政府应尽之义务，应有之权力。似不宜疏忽自弃，坐失机宜，以贻他日无穷之患，则中国幸甚。云南幸甚。（陈篆书已完）

醒！醒！醒！我父老叔伯兄弟。起！起！起！我父老叔伯兄弟。奋！奋！奋！我父老叔伯兄弟。法人于此取甘泉培植树木之主义，已决定实行。斯时在安南，器械已备，枪炮已足。日夜训练，水陆兼举。药弹之由法运来者络绎不绝，风潮一涌十丈，大有乘此机以席卷我云南之势。

去岁春夏之交，某等到越未久，情形未熟，虽不能洞见其心，而游其印图所，即见其所印地图已将我云南边界及内地之一沟一壑，俱绘为行军指掌矣。游其磁器厂，即见其将我云南之一城一乡、一山一谷，均用泥作成，以备战时之指南矣。游其军医院，则见其战阵所用救伤器具，盈千累万矣。且时闻彼于铁路成后即取云南。某等闻见之余，初未之信，以彼文明强国，其武备之充实，其考查之详悉，固其本色。岂若我云南边防废弛，一军不练，一器不备，一事不实力整

顿，蠢蠢然贪眼前幕燕釜鱼之安，而束手以待人之宰割，以云将取，或者其谣。

而岂知为日未久，为彼所派来考查云南边界以为进兵地步之兵部大臣华龙氏，已到河口一带布置一切矣。某等此时亦不甚介意。

及至今春，遂有越督鲍尔将往云南消息。鲍尔者，最富于野心，彼国侵略大家之一也。其往云南，虽曰调察路矿，实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某等一闻此信，不禁惊心动魄，发为之竖，股为之栗，相与顿足捶胸言曰：我云南遂从此成东三省矣乎？吾辈虽学成，究无家可归也。吾辈男儿，生兹末运，既无长策可以救亡，又安忍目睹我云南千二百三十余万同胞顶香炉，竖降旗，五体投地于异族马前，而为我中国十八省开门揖盗。遂欲奋志蹈海，一瞑长逝，以勿贻我神明先祖之羞。继思某等生于滇，长于滇，不能献身为滇牺牲，虽抱恨而没，而天职终有未尽；乃暂延死期，仍婉转从事，权电请大府严加防范。然亦初不料彼如是之狠且毒，欲急就我云南川滇铁路未成，新军尚未萌芽时期，而为是攻其不备，一扫千里之凶恶手段也。

而兹得留法学生陈君上政务处书，阅其所载法人古德爾孟游滇记序，确见法人用心，于某等所见所闻毫无差异。（陈君书中仅译其序，某等现已访获原书，拟将全文译出，俾父老知法人之毒手。）且近彼欲驻兵蒙自，又与陈君所料适合其符。则法人借保护铁路为名以扫荡我滇全省，即在目前，某等敢断言矣。

呜呼！我父老伯叔兄弟，谁无父母，谁无妻子，谁无兄弟姊妹，谁无坟墓田庐。行将被人宰杀，被人淫辱，被人芟夷，被人掠夺，举世世祖宗藏骨之区，皆变人之殖民地。子子孙孙生息之所，皆变为人之牧马场。碧鸡金马，悉异旧观；洱海昆湖，腥膻满地。我父老思此，其能忍乎？其能受乎？

夫今日亡国，我父老亦当知非昔日之所能拟于万一也。昔之亡国，不过换一朝代，而土地依然，城郭依然，百姓依然。今之亡国，则国亡之日，即家亡之日；家亡之日，即种族灭绝之日。一亡即永堕地狱，绝无复生；一亡即沉沦苦海，终无天日。我父老独不见欧洲之芬兰波兰、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红人乎？以地球九万里之大，而彼竟累累如丧家狗，无国可归，为人奴隶，动被烧杀者以数万计。其远近

亡国至今未及百年，而幸存者已寥若晨星，或仅供博物院之参考品。是不可惨哉！然宁独是数国而已，我父老又不见亚洲之印度及我藩属之高丽、安南、缅甸乎？印度等国之民今缚束于强权之下，受压制不如牛马，生齿日减一日。其所以不为美洲之红人者，亦将不远矣。然数国之远者且勿论，请即某等所亲见之安南言之。

安南亡国迄今不过二十余年，而人口减弱其半。且前此二十年，法人之待之也，尚不如今日之虐，以占领之初，人心未服，恐过激则生变，务先稍安之，使之勿动，而后制其死命也。今则稍强悍有势力者，已诛灭殆尽矣。即前为彼向导，卖国与彼，为彼之走狗者，今狡兔既死，亦已尽烹之矣。（越南人陈践诚、阮文祥等初为法人利诱结为内应，事成即被诛灭。如此之事，我父老等谅已洞鉴其奸，我滇果有是人，当劝戒之，或同谋而锄去之可也。）自余平民愚妇，则夺其生计，使之生同螻蛄，朝不保夕；虽有草泽英雄者出，亦无可揭之竿，以为光复计。于是法人益出其最剧烈之手段，而思有以并其根株种类而尽歼之，所以近十年来，越南税则之苛，日倍一日；罚款之重，年逾一年。禁令之严，亦日酷一日。其税则之苛也，有所谓身税焉，（分为三等，上者年百余元，中者二三十元，下者亦不下八元。）门牌税焉，（上者四五百元，下者七八元不等。）地税焉，（一方丈年纳税二元。）房税焉。开窗一，岁税金二；置厕一，岁税金五；蓄犬一，岁税金三；猫则半犬，鸡则半猫；等而下之，虽至细如葱韭类亦莫不有税。其禁令之严也，居城者不得入乡，居乡者不得至城。集会有限，越境有限。其罚金之重也，或盈千焉，或累万焉，视其家之肥瘠，而为一网打尽之计。故越人中有国亡时未为彼搜罗尽者，今亦靡有孑遗矣。哀鸿遍野，满地疮痍，男者为其牛为其马，女者为其婢为其妾。鞭撻随其喜怒，杀戮视乎从违。凌轹残踏，无所不至。某等眼帘触此，未尝不痛心蹙额，泪潏潏下，为安南人悲，为安南人惧。呜呼，岂知至今日其所以为安南人悲且惧者，遂将转而自悲自惧，并为我父老伯叔兄弟悲且惧哉。虽然，以我最有劲骨最有血性之父老伯叔兄弟，又岂甘下等越人，同为彼黄毗碧眼儿砧上肉乎！我父老前此之所以委靡不振，不出而谋地方公益，以为自保身家计者，盖未闻世界上有如此之奇祸，而以地方之事有地方官居其责任，不必越俎代庖